

顾景舟的人生历程走到1979年的时候,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。

韩美林。陶都宜兴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。当时,“美林猴”、“美林虎”、“美林壶”等诸多由韩美林设计的陶艺作品,走进寻常巷陌,成为平头百姓抢手的生活点缀;

与各路紫砂艺人的合作,也是佳话连连。不过,对于韩美林来说,他在宜兴最重要的收获,莫过于与顾景舟的友情。

听韩美林讲与顾景舟的交往故事,近乎奢望。而这个章节,在拙著《顾景舟传》中非常重要,而约见韩美林确实太难,他时而日本,时而欧美;有时身体还会闹点毛病,避而不见客。“名人难见”的一切因素,至此全部呈现。幸亏有史俊棠先生,他与韩是多年好友,但要见面似也不易。前前后后,与韩的秘书通了多少电话,应该是个不小数字;漫长的等待,从2013年冬天,一直延续到了2014

年夏天。终于,赤日炎炎的一个清晨,由史俊棠先生带领,我在北京通州的一座迷宫级艺术馆里,见到了韩美林先生。

首先拿出的,是一张黑白照片。韩美林快人快语,世俗的一切客套,一笑略之。1996年,顾景

云不成雨 星犹在天

徐 风

舟病重。韩美林专程自北京赶来宜兴看望,在市人民医院的病房前,两人合影;画面上的一对诤友,都在努力地笑着。但顾景舟风前残烛的生命景象,已经显现。韩美林说,其实当时我们都知道,这张合影,可能就是最后的留念了。你细细地看,我们的笑容,是苦的啊。

清晰的叙说,渐次演化成生动的历史现场。最初的相见,于蜀山之畔,那个美好静夜,与先生客厅对坐,室中冥暗,轩窗外树影寂寂,也似天长地久的神情。韩美林说,我俩是捏着生命对谈,身世、遭遇、心迹、怀想,像倾盆的雨,如急疾的风。早年,韩美林因受“三家村”政治问题牵连,银铛入狱;直到1972年才获得自由。一肚子苦水,无处倾泻。而顾景舟“文革”期间长期压抑,

内心的郁闷、苦楚,也一直难以排遣。夜深。俱寂。一壶清茶,接通蠡河波涌。韩美林这样描述他们交心的情景:

“自古以来,有两种人的哭最动人。一是少女的哭,二是老人的哭。我跟顾老见面那年,他已经65虚岁。我们两人的谈话,从开始就没有一句客套,全是交心。我把自己为什么坐牢,在狱中遭受了多大的苦难讲给他听,他听着听着,两行清泪顺着脸颊往下流,他那种无声的悲泣,太让我震撼了。而他自己,讲到长期被“控制使用”,看似尊重,一到关键时刻,就露出尾巴,那种不被信任的苦楚,以及来自暗处的心灵压迫,常常让他夜半惊醒、欲哭无泪。他的切肤切骨的表情,让我也不由自主地流泪了。他说,美林啊,人心隔肚皮,人家从来不信任你,只是利用你,要的只是顾某的一双手啊!要是可以拆卸,这双手早就不在我身上了。这样活着,还有什么意义?”

当时,顾的住所还在毛家大院老宅二楼,上上下下,都住着紫砂厂的职工。夜深人静,他与韩美林说着说着,几度相对而泣,怕惊动隔壁左右,彼此只能强忍着压低声音。韩美林想起来,他刚到宜兴时,“有关方面”的领导就提醒他,与顾景舟,不要有太多的深度接触,因为他还是一个“历史遗留问题”的人。

还有人在他面前贬低顾景舟,说他懒,不肯做壶,和其他的老艺人比,他的作品最少。等等。出于好奇,他把“不肯做壶”的问题,请教于顾景舟。谁知,顾景舟听了,沉默半晌,突然像山洪暴发一样吼出一声:

“谁都不让我好好做,还做什么壶!”

几十年后,韩美林还记得,当时顾景舟吼出这句话时,双眼通红、满脸泪光的样子。

“但是,在他们面前,

文化杂咏·别姬

胡中行 诗 孙绍波 图

勒马江东霸气微, 声声太息唤虞妃。 别情不是缠绵意, 垓下歌中满杀机。

古代战争余波之一是对女人之再分配,故小杜有“铜雀春深锁二乔”之句。霸王别姬亦复如是。此段历史经梅派演绎,转成缠绵悱恻之爱情故事。其实不然,霸王召虞姬而唱垓下歌,末句云:虞兮虞兮奈若何?是令其死而不令其生也。若虞姬不悟而贪生,则霸王必杀之矣。此事说来无趣,却是实情。



我绝不哭!”

顾景舟如是说。“他们”是谁?顾景舟不讲了。可以想象,一般人很难从顾景舟平时山水不露的脸上,读懂他内心的密码的。

最后,顾景舟还是忍不住说了两个细节。有一次他和几位徒弟跟着“上级领导”去外地出差,接待方把他当成大人物,众星拱月一样围着他,客观上就冷落了带队的“上级领导”。回来后,那位领导很恼火地让一位徒弟给他带信:不要头脑发热,你的今天,都是领导给的,如果什么都不给你,你屁也不是!

还有一件事,有一次他在工作室里无意说到,这个月做下的几把壶,被某某领导全拿走了。上午说的话,下午那位领导的电话就打到了厂部,一副发火的口气:顾景舟真老糊涂了,我拿的壶,难道是给自己的吗?全是重大

《远离尘嚣》是一部改编电影,改编自英国作家托马斯·哈代的同名小说,这是他的成名作。哈代是描写乡村荒原的高手,那种凄凉、孤寂,总会像夜一般掠过我们的脑际;他也擅长描述爱情,曲折的过程、悲惨的结局,总会令我们沉陷在苦痛中,像《德伯家的苔丝》,像《无名的裘德》。无怪乎,伍尔夫称他是英国小说家中“最伟大的悲剧大师”。但《远离尘嚣》来得更温和,有美好的结局,同名电影也一样,虽然爱情没有顺风顺水,但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所在:草地、夕阳、金色麦浪;狗、羊群、奔腾骏马……这里是哈代的故乡——英格兰西南部的多塞特郡,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爱情故事将在这里上演,虽然老套,我们甘愿一睹为快。它不像罗曼·波兰斯基导演的《苔丝》,那部电影,虽然景色唯美,但娜塔莎·金斯基扮演的苔丝为爱情上断头台的场面,绝对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;它也不像另一部改编电影《无名的裘德》,中文译成了《绝恋》,在那里,裘德和表妹(由温丝莱特扮演)的恋情,在雪地里终止,那曾经的反礼俗大胆举止终成浮云,而这一切用他们儿女的生命为代价。这部《远离尘嚣》,尽管有黑暗、有争斗、有死亡,但我们也看到忠诚、坚持、扶持和信任,我们也看到爱情的坚忍不拔和无穷魅力。这让我们感动。

凯瑞·穆里根扮演的芭丝谢芭,继承遗产的女农场主,初初一看,就是一个女强人:开口独立意识,闭口掌控一切;开除雇员,毫不迟疑;去谷物交易市场,天生就会讨价还价;下田干活,上麦垛盖布,像模像样;对待追求她的男人,骄傲且不留情面。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?还是现代女性?美国媒体评论道:“导演制作了一部彻底的现代电影,却讲述了一个设定在维多利亚时代的‘什么是女性想要的爱情’的爱情故事,从而引出了一个即时的经典。”“导演托马斯·温特伯格一直喜欢翻阅英国旧时期的文学作品,他的整个电影传统显然陶醉在哈代的文本之中,但是其中还带有一点与原著不相同的东西:现代的俏皮,这是因为导演并不希望整部电影的风格陈旧。”芭丝谢芭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,又是现代女性。

追求女农场主的这三个男人,性格是如此鲜明,羊信奥克沉稳、沉默,富裕的绅士伍德伍德执著、慷慨,中士特洛伊疯狂、任性。令我们惊讶的是,芭丝谢芭选择和特洛伊结婚。他拒绝奥克求婚时曾说过:“我要嫁就嫁给能掌控我的人。”对伍德伍德一开始就没动过嫁他的念头,尽管他坚持不懈,甚至说出这样的话:“如果你担心缺乏热情,没有渴望,如果你担心嫁给我只是出于内疚、怜悯和妥协,我全不在乎。”反而是穿红制服的特洛伊,当他命令她不在何时何地与他见面时,在他用剑在她身前身后狂挥乱舞后,芭丝谢芭被他吸引。婚后,特洛伊喝酒、赌博、不务正业,她终于悔悟:“我真傻,我总是看不起那些笨女孩被那红制服所迷惑,现在我做了我曾发誓永远不会做的事。”

这部电影的结果既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,特洛伊因前女友死亡而心灰意懒,溺水自杀未果,在纠缠芭丝谢芭时,被伍德伍德开枪射死。芭丝谢芭终于和奥克走到一起。于是,我们的脑海里会闪回这样的镜头——这个被芭丝谢芭喜欢却没有爱上的木讷老实人奥克,一直默默陪伴在她的身边:农场谷仓失火,奥克第一个冲去救火;羊误食植物,奥克挽救了它们的生命;暴风雨之夜,又是奥克保护了麦垛免受损失……

身背行囊,打算远走他乡的奥克,在马蹄得得声中,被芭丝谢芭追回,飞扬的爱情,从此开放在远离尘嚣的树丛、溪流和原野,也开放在他们滋润的心田。

似古井,泉不竭饮,呼应自如,有怡然趣味。壶上铭文:“此处自有乐趣”。古篆,布局顶天立地,由韩美林操刀,乃取法破法、刀笔淋漓。顾景舟制此壶,力量用在高提梁上,那是超拔的高,仿佛命悬一线;稍有闪失,即弯曲变形,失却本意。那是悠然的直,力道藏在里面,可感知,可意会,以手触摸,仍然是挺拔,骨力盎然。

壶制两件,各存其一。是挚友绝配,也是情谊见证。之后的1988年,他们还合作了“雨露天星提梁壶”。那是直线与弧线的交错运用,转折处明快流利,提梁及壶盖的设计造型非常新颖,方中有方,方中带圆,圆中含方

远离尘嚣

刘伟馨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请客吃饭

那秋生

中山君以一杯羊羹亡国,却以一壶餐得二士,终于使他逃难脱险。《史记》里的韩信,曾受过漂母的赐饭恩惠,后来就送黄金一千两来答谢她。此类故事,史称“一饭之恩”。

连吃饭之类的“小事”,也可以生发出“大义”来,常令人发思古之幽情。而现今之人,就不好这么说了,也许是时过境迁吧,谁还有饿肚子的遭遇呢?但是,社会上的“请客吃饭”现象,自古以来屡见不鲜。钱锺书的《围城》中有如此绝妙的评论:“请吃饭好比播种子,来的客人里有几个吃了不还请的?这样,种一顿饭就可以收获几顿饭。”记得多年前的晚报曾有杂文抨击“请客吃饭”的庸俗风气,这样写道:“吃就是食,而食字呢,人字下面有个良,意思是——要想有人说你良(好),就得请人来食(吃)。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。

《左传》中说到,晋侯设宴要杀掉赵盾,可有人救了他,原来此人正是赵盾曾经在路边救活的那个饿人。《战国策》也有,中山君以一杯羊羹亡国,却以一壶餐得二士,终于使他逃难脱险。《史记》里的韩信,曾受过漂母的赐饭恩惠,后来就送黄金一千两来答谢她。此类故事,史称“一饭之恩”。

连吃饭之类的“小事”,也可以生发出“大义”来,常令人发思古之幽情。而现今之人,就不好这么说了,也许是时过境迁吧,谁还有饿肚子的遭遇呢?但是,社会上的“请客吃饭”现象,自古以来屡见不鲜。钱锺书的《围城》中有如此绝妙的评论:“请吃饭好比播种子,来的客人里有几个吃了不还请的?这样,种一顿饭就可以收获几顿饭。”记得多年前的晚报曾有杂文抨击“请客吃饭”的庸俗风气,这样写道:“吃就是食,而食字呢,人字下面有个良,意思是——要想有人说你良(好),就得请人来食(吃)。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。

每个人都好过自己的山鲁佐德。在连时针也转得精疲力竭的深夜,月光咬碎玻璃闯进你的房间,失眠病毒正在你的四肢上攀爬,而山鲁佐德多半会在这样的时刻出现。她坐在你身边,给你讲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,就像《一千零一夜》里给残暴的哈里发讲故事的那个女人,那些故事可能是她根据记忆拼凑的,甚至可能完全是胡编乱造的,但这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她引起了你对故事的兴趣。

山鲁佐德的登场有各种方式,但我的山鲁佐德就是那样简朴单纯——给我讲夜间故事。她与其他山鲁佐德还有些不同:她年老色衰,而且根本不识字。多年以前,她曾出现在我的生命中,给我讲了許多故事,可我那时根本没有想到,多年后的我会以这种方式介绍我的外婆。

外婆就是引起我对故事兴趣的那个人,回想起来,恰是那些无凭无据的故事,让我对世界充满好奇,同时决定了读书会在今后的生活中占领我大量时间。我

到了七八岁,能读带拼音的故事书时,最热衷的事就是把故事念给外婆听。甚至直到今日,我仍记得当时念过一些故事,例如“凿壁借光”、“悬梁刺股”等,还有《格林童话》中的故事。对我而言,我读书的初衷非常简单,一是自己本身喜欢看故事;二是希望自己能为她不识字的外婆做些什么以回馈她为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鲁佐德

三三

我当了多年的山鲁佐德。直到近几年,重读起年少时读过的一些书,我忽然领悟到,原来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,读各式各样的小说只是在看故事,与此相反,这些小说更像是对我未来命运的预言。我小时候已提前预知了人世间的道理,尽管十分懵懂,可在今后的岁月里,当相同的感情或相似的情节发生时,我会有种醍醐灌顶的感悟,那感觉就如同忽然收到一封已寄出许久的家书。如今我已工作,每天焦头烂额

地理在堆砌的众文中,大部分梦想都已确切地失效了,人生的方向很模糊,便是在这种状态下,读书更成了治愈精神的良药。形形色色的书钝化了我与世界的边界线,尽管眼前的生活很枯燥,可我不再局限于此,孤独也就渐渐消散了。

帕慕克在《白色城堡》中提到,“在生命中的某一时期,当他们回头审视,会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,其实是不可避免的。”我想,此时此刻,我在写这样的文章,在回答一些这样的问题,在捉襟见肘的生活中仍坚持读书,亦是由种种原因导致的不可避免的事。同时,在饱尝阅读的妙处之后,我也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将感触与人分享,一如当初把故事讲给我听的山鲁佐德。正是这种憧憬支撑着我写作,当我写一个故事时,也许正是在用细枝末节影响着读者的生活。愿我所写的故事足够动人,使我也能成为一个业余的山鲁佐德。

书读百遍,其义自见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我的阅读生活



读碟



夜光杯